

宋元明清名醫類案

第二冊

次 目

明

孫東宿醫案

周慎齋醫案

繆仲醇醫案

呂滄洲醫案

李士材醫案

虞天民醫案

張石頑醫案

清

喻嘉言醫案

魏之琬醫案

孫東宿先生

孫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又號生生子。休寧人。以醫術游公卿間。名聞一時。所著有赤水玄珠三十卷。分門七十。每門又各條分縷析。如風門則有傷風真中風類中風瘖痺之別。寒門則有中寒惡寒之殊。大旨專以明證爲主。故於寒熱虛實表裏氣血八者。諄諄致意。其辨古今名稱相混之處。尤爲明晰。原本卷末。附醫案五卷。醫旨緒餘二卷。緒餘大旨。發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備於身心。分別臟腑形質手足經上下宗氣衛氣榮氣三焦包絡命門相火。及各經絡配合之義。皆卓然有特識。其議論諸家長短。謂仲景不徒以傷寒著名。守真不獨以治火要譽。戴人不當以攻擊蒙譏。東垣不專以內傷奏績。陽有餘陰不足之論。不可以訾丹溪。而櫻寧生之技。亦可並垂不朽。尤千古持平之論云。

孫東宿醫案目錄

中風	一	下血	三	骨哽	四
瘟疫	三	嘈雜	五	脅痛	四
大頭瘟	五	嘔吐	六	腹痛	四
消渴	六	咳嗽	七	腰痛	四
泄瀉	七	喘	六	癰瘰	四
食積	八	腫脹	九	腳證	四
痢疾	九	淋濁	三	目疾	五
汗	四	小便澀	六	痺	五
癆瘵	四	二便不通	元	經帶	四
虛損	二	頭痛	四	胎前產後	五
血證	二				

孫東宿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中風

程曉山年四十誕辰慶賀宴樂月餘忽謂孫曰近覺兩手小指及無名指掉硬不舒亦不爲用口角一邊常牽扯引動幸爲診之六脈皆滑大而數浮而不斂其體肥其面色蒼紫乃曰據脈滑大爲痰數爲熱浮爲風蓋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君善飲故多溼近又荒於色故真陰竭而脈浮此手指不舒口角牽扯中風之兆也所喜面色蒼紫其神藏雖病猶可治切宜戒酒色以自保愛立方用二陳湯加滑石爲君芩連爲臣健脾消痰撤溼使從小便出加胆星天麻以定其風將竹瀝薑汁三拌三晒仍以竹瀝糊丸取竹瀝引諸藥入經絡化痰外又以天麻丸滋補其筋骨標本兩治服二料幾半年

不惟病痊。且至十年無恙。迨五十歲。賀壽如舊。召妓宴樂。亦如舊。甘酒嗜飲。荒淫而忘其舊之致疾也。手指掉硬。口角牽引。尤甚。月餘。中風。右體癱瘓矣。再邀孫診之。脈皆洪大不斂。汗多不收。呼吸迫促。孫曰。此下虛上竭之候。蓋腎虛不能納氣歸元。故汗出如油喘而不休。雖和緩無能爲矣。閱二十日而卒。

震按。醫書謂凡人大指、次指、麻木不仁者。三年內須防中風。當遠房幃絕嗜慾。戒酒。戒厚味。以杜其患。觀此案可爲養生者之金鑑矣。

潘見所年四十七。微覺陽痿。其脈上盛下虛。上盛爲痰與火。下虛爲精元弱。宜戒色。愼怒。恐。痰。生。熱。而。熱。生。風。將有中風之患。次年中秋。連宵酒色。渠於色後。慣用鹿角膠三錢。人參一錢。酒送下。至是加倍服之。十七日。左手陡然顫動。重不能舉。十八日。左邊半體手足皆不用矣。予始觀面色赤。口微喎。向右。唇麻。左癱。診之。左弦大。右滑大。先用烏藥順氣散一貼。服後昏睡半

日醒覺面更加赤。喎亦稍加。知痰盛使然。卽以二陳湯加全蠍。僵蠶。天麻。黃芩。石菖蒲。紅花。秦艽。煎沖竹瀝薑汁。一日兩進。晚更與活絡丹。服至第六日。手指稍能運動。足可依掉而立。予喜曰。機動矣。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加紅花。鈎。藤。天麻。竹瀝。薑汁。服二十貼。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癢。至是能執物。繼用天麻丸。五子全鹿丸。調理。幸其斷酒。絕慾。百日全愈。此證予歷治歷效者。良由先爲疏通經絡。活血調氣。然後以補劑收功。惟經絡疏通。宿痰磨去。補之必效。此治類中風之法也。

震按。此條先散後補。亦緣病初無卒仆昏憤之症。且脈滑大。故可從容施治耳。若云必先疏通經絡。磨去宿痰。然後補之得效。又屬呆板方法矣。

瘟疫

僕孫安遠行。途次食麵三碗。勞倦感疫。又加麵傷。表裏皆熱。昏悶譫語。頭痛身痛。腹痛。醫以遇仙丹下之。大便瀉三四十行。邪因陷下。而爲挾熱下。

利之候。舌沉香色。額疼口乾。燥渴煩悶。昏昏憤憤。脈左弦數。右洪數。但不充指。知爲誤下。壞證。以柴胡石膏各三錢。白芍黃芩竹茹葛根各一錢。花粉甘草各五分。山梔枳實各七分。葱白五莖。煎服後。半夜吐蛔一條。稍得睡。次早大便猶瀉二次。嘔吐酸水。腹仍痛。改用小柴胡加滑石竹茹。夜熱甚。與絲瓜汁一碗。飲既。神頓清爽。少頃。藥力過時。煩熱如前。再以絲瓜汁一大碗進之。卽大發戰。東宿謂此非寒戰。乃作汗之徵耳。不移時。汗果出而熱依然。因憶活人書云。再三汗下。熱不退。以人參白虎湯加蒼朮一錢。如神。迹此再加元參。升麻。柴胡。白芍。黃連。飲後。身上發癰。先發者紫。後發者紅。中夜後。乃得睡而熱散。癰尋退。去腹中微疼。腸鳴口渴。右脈尙滑。左脈已和。再與竹葉石膏湯加白芍蒼朮。服後睡安。腹仍微痛。用柴胡白芍各一錢。人參酒芩陳皮半夏各六分。甘草三分。烏梅一個。腹痛漸減而愈。惟兩胯痛不能轉動。此大病後。汗多而筋失養之故。用人參芪白芍枸杞苡仁木瓜熟地歸身川柏牛膝桑

寄生調養全安。

震按：戰汗後熱不退，勢亦危矣。引用活人書治法佳極。再看其石膏、人參之去取，並不執着兩膊疼痛之調養方，更周到的是高手。

程家內眷，其夫歿於疫癘，新寡七日，疫卽及之。大熱、頭疼、口渴、胸脅迸痛，醫與小柴胡湯，夜忽夢夫交洩而覺，冷汗淫淫，四肢如解，略不能動，神昏識語，面如土色，舌黑乾硬。迺孫東宿診之，六脈沉弦而數，大小便俱祕，乃曰：此亦陰陽類也。疫後有是，危已極矣。以生脈散加柴、苓、桂、枝、甘草，水煎將伊。夫昔穿舊袴襠，燒灰調下，兩劑而神醒，體溫汗斂，舌焦漸退。次日仍以前方加棗仁、竹茹，四肢始能運動，徐進粥湯而愈。

震按：夢中之陰陽易大奇，故夫之燒棍散更巧。

大頭瘟

張孝廉患疫，頭大如斗，不見項，唇垂及乳，色如豬肝，昏憤不知人事，見

者駭而走。孫診其脈皆浮弦而數。初以柴胡一兩。黃芩元參各三錢。薄荷連翹葛根各二錢。甘草一錢。服三劑。寒熱退。弦脈減。但洪大。知其傳於陽明也。改以貫衆一兩。葛根花粉各三錢。甘草一錢。黑豆四十九粒。三劑而愈。

消渴

一書辦年過五十。酒色無憚。忽患下消症。一日夜小便二十餘度。清白而長。味且甜。少頃凝結如脂。色有油光。他醫治半年不驗。腰膝已下皆軟弱。載身不起。飲食減半。神色大瘁。孫診之。六部大而無力。經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法當溫補下焦。以熟地。六兩爲君。鹿角霜。山茱萸。各四兩。桑螵蛸。鹿角膠。人參。茯苓。枸杞。遠志。兔絲。山藥。各三兩爲臣。益智仁。一兩爲佐。桂附各七錢爲使。蜜丸。早晚鹽湯送四五錢。不終劑而愈。此證由下元不足。無氣升騰于上。故渴而多飲。以飲多小便亦多也。今大補下元。使陽氣充盛。薰蒸于上。則津生而渴止矣。

泄瀉

治溧水令君吳湧瀾夫人，每五更倒飽，必瀉一次，腹常作脹，間亦痛，脈兩手寸關洪滑，兩尺沉伏。孫曰：此腸胃中有食積痰飲也。乃與總管丸三錢，生薑湯送下。大便雖行，不甚順利，又以神授香連丸和之。外用滑石、甘草、木香、枳殼、山楂、陳皮、白芍酒連調理而安。

吳九宜，每早晨腹痛泄瀉者半年，黃色青腹膨脹，人皆認爲脾腎泄也。爲灸關元三十壯，服補脾腎之藥，皆不效。自亦知醫，謂其尺寸俱無脈，惟兩關沉滑，大以爲憂。恐瀉久而六脈將絕也。東宿診之，曰：君無憂，此中焦食積痰泄也。積膠於中，故尺寸脈隱伏不見。法當下去其積。諸公用補，謬矣。渠謂敢下耶？孫曰：何傷？素問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若不乘時，久則元氣愈弱，再下難矣。以丹溪保和丸二錢加備急丸三粒，五更服之，已刻下稠積半桶，脹痛隨愈。次日六脈齊見，再以東垣木香化滯丸調理而安。

靈按、二條亦皆通因通用之法。但總管丸、合神授香連丸、爲一路。保和丸、加備急丸、爲一路。要看其對證投藥處。又二證皆不以參朮調理。次案更以木香化滯丸調理。是卽神明於規矩之外者。

食積

大宗伯董潯老、年六十七、向有脾胃疾、暑月以過啖瓜果而胸膈脹痛、診其脈、寸關弦緊、觀其色、神藏氣固、考其所服藥、不過二陳平胃加查芽等、不知此傷於瓜果寒溼淫勝也。經云寒淫所勝、治以辛溫。而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消。前方所以無效耳。乃用高良薑、香附各一兩、肉桂五錢、麝香一錢、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之。兩三日、則胸膈寬而知餓矣。

溫異橋子婦、發熱惡心、小腹痛、原爲怒後進食、因而成積、左腳痠痛、已十日矣。有南潯女科始作瘟疫治、嘔噦益加、又作瘧治、粒米不能進、變爲滯下、裏急後重、一日夜三十餘行、女科技窮、乃曰病犯逆矣、下痢身涼者生、身熱者死、脈沉細者生、洪大者死、今身熱脈大而又噤口、何可爲哉、因請東宿

診兩手皆滑大。尺部尤搏指。孫曰證非逆。誤認爲疫。爲瘧。治者逆也。雖多日不食。而尺脈搏指。經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法從下可生也。卽與當歸龍薈丸一錢五分。服下去。稠積半盆。痛減大半。不食已十四日。至此始進粥一甌。但胸膈仍飽悶。不知肌。又與紅六神丸二錢。胸膈舒而小腹軟。惟兩跨痛。小腹覺冷。用熱磚熨之。子戶中白物綿綿下。小水短澀。改用五苓散。加白芷。小茴香。白雞冠花。柴胡。服之。至夜滿腹作疼。亟以五靈脂。酸炒爲末。酒糊丸。白湯送下三錢。通宵安寢。次日精神清健。飲食大進。小水通利矣。而獨白物仍下。再用香附炒黑存性。枯礬各一兩。麵糊丸。空心益母草煎湯送下二錢。不終劑而白物無病全愈矣。

痢疾

姪從明。夏初由客邸患痢。晝夜三四十度。裏急後重。口渴汗出。胸膈焦辣。手心熱。腹微痛。小水少。乾噦嘔惡。其脈左沉弦。右滑數。孫以病人原稟薄。

弱。今遠歸。途次多勞。不敢疎下。姑以胃風湯加黃連。與二貼不效。腹稍加脹。渠囑孫曰。古云無積不成痢。今積勢膠固。切勿用補。無以體素弱爲疑。孫卽改用黃芩芍藥湯。三劑無進退。乃曰。此證實虛。熱熱寒寒。殊屬難治。且穀食禁口不入。乾噦可慮。須再覓高明參酌。無如病人信任益堅。孫因圖欲先開胃口。使新穀食將宿穢壓出。或補或攻。視緩急以爲方略。乃背囑伊姪曰。令伯非人參不可。幸且勿露。俾予得以盡技。因倣丹溪法用人參黃連各二錢。煎濃細細呷之。噦惡果止。連與兩日。覺胸腹脹。卽以保和丸應之。覺小水不利。又以清六丸應之。裏急後重。以參朮加苓連木香枳榔滑石桃仁應之。人參皆背加。病人不知也。每診脈必曰疾已漸平。幸勿遽補。恐廢前功。詎知人參已服十日。計二兩許矣。此後脈僅四至。軟而無力。憶丹溪云虛回而痢自止。又云氣虛甚者。非附子不能行。參芪乃以胃風湯加芪附炮薑四劑而血止。後重亦止。再用菟絲萸肉故紙杜仲參附。全安。

南潯董宗伯門下有馬廚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其證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神氣倦甚。時孫東宿在宗伯家。問向來醫者言脈何如。有客曰。脈不吉。下痢脈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東宿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試。往視之。見面色微紅。汗淋淋下。因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衆。廚門燥熱。食瓜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于樓簷之下。次日卽寒熱腹痛。因而下痢。病情雖述。治法難諧。因沉思之。告宗伯曰。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服後倘得一睡。則陰陽始和。和則汗可斂。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至夜痢減其半。汗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參朮白芍石膏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瘡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酒炒白芍五錢。去石膏附子餘藥各減一錢。三劑全愈。客問曰。

公寒熱均投。此爲何證。而劑何名耶。東宿曰。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白虎湯益元散。皆解暑之劑。瓜果寒涼。傷其中氣。酒後御色。損其下元。故合附子理中湯。溫中補下。若以寒熱均用爲疑。則仲景附子瀉心湯。大黃芩連與附子並用。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

震按。古方中寒熱並用者誠多。如仲景五瀉心湯。黃連湯。烏梅圓。麻黃升麻湯。爲後賢連理湯。左金丸。諸方之祖。考其義。瀉心湯用芩連之苦。以瀉痞熱。薑夏之辛。以散結氣。卽寒因熱用也。黃連湯則以桂枝代柴胡。黃連代黃芩。乾薑代生薑。喻西昌所謂。換小柴之和表裏者。爲通上下法也。烏梅圓則以厥陰一經本陰標熱。故用薑附之辛熱。佐連柏之苦寒。柯韻伯引經文。所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麻黃升麻湯。以知母石膏合。麻桂乾薑。猶是越婢湯成例。其參入歸芍苓朮天冬玉竹。則因邪陷厥陰寒鬱熱伏。又爲下藥重亡津液。故以辛溫升散其邪。必兼涼潤以制藥之燥。仲景諸方精義入神。豈如混沌湯清暑回陽一網兜乎。乃引附子瀉心湯爲證。不知大黃芩連以麻沸湯浸而附子別煮。取汁是重劑固陽爲君。略寓泄熱之意爲佐。法律固森然也。節菴祖之製回陽返本湯。以臘茶黃連地漿作人